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编

新调传统剧目选

第三集

编辑例话

为了活跃戏曲舞台，丰富上演剧目，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继承、发扬优秀戏曲传统，推动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我室计划编辑区内各地方戏曲剧种，经过整理加工、改编的《传统剧目选》，将分册陆续出版。

《传统剧目选》收集内容健康，艺术上有一定特色的剧目。

由于传统剧目产生于旧时代，精华与糟粕混杂，推陈出新后的整理改编本，在思想和艺术上，去粗取精，必然有所取舍与得失，也会存在不妥的地方；也可能因学术见解、艺术情趣和审美要求的不同，对具体剧目引起争议。对此而出现的分歧，只有展开争鸣，通过探讨，逐步提高。

我们期待全区戏曲工作者，解放思想，立志改革，积极地进行续承革新，发挥本剧种的优势，扬长避短，努力提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质量，使具有悠久传统的地方戏曲艺术，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地方戏曲的发展。

由于人力所限，经验不足，编辑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

目 录

闹 酒 楼	1
春 米	25
阿三戏公爷	39
张郎休妻	57
沈荣借衣	75
半夜拜菩萨	123
书 房 会	179

闹酒楼

江 波 杨爱民 改编

人 物

老 柳 酒店老板
张定权 县衙师爷
黄金龙 钱庄司书
刘大贵 学馆先生
胡秀英 大贵之妻

[长锣幕启。杏花小酒楼，设桌摆椅，左右两侧各立屏风，斗大“酒”字悬挂正中。

老 柳 （上，课子）新开店，旧开店，又卖酒来又卖面，亲朋好友来光顾，照样也要现打现，说我老柳小气鬼，唉！他那知我这店小、本小、利小实实在在难周转，难周转。（小锣、引白）百般生意好做，唯有酒店难开，一要价低味美，二要嬉笑颜开。在下老柳，三代开店为生，只因买卖公正，生意倒也兴隆。今日三月清明，天气晴和，游人吃客众多，待我将酒楼上下打扫一番。

[长锣，老柳作洒水、扫地、上楼、抹桌、整椅等舞蹈，忽闻焦香味。

老 柳 啊呀！卤肉烧焦了。伙计，卤肉烧焦了！（下楼，入厨房）

[张定权、黄金龙各从一方上。

张定权 （唱四平腔）
黄金龙

饮酒常往酒家走，
爱月常登赏月楼，
杏花酒楼饮美酒，
步步高升乐悠悠。

[张定权、黄金龙转身相见，施礼。

张定权 金龙贤弟，有礼！

黄金龙 定权仁兄，有礼！

张定权 金龙贤弟，新任钱庄司书，生财有道，恭喜恭喜！

黄金龙 托福，托福，定权仁兄提升县衙师爷，富贵双全，
祝贺，祝贺！

[张定权、黄金龙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

张定权 贤弟，今日清明佳节，我俩同上杏花酒楼，爽饮几
杯，叙谈同窗情谊。

黄金龙 定权仁兄，你我昔日同窗共砚，今日前程似锦，理
该痛饮，以示庆贺。

[张定权突然发现远处来人，忙拉黄金龙躲过一
旁。

张定权 贤弟，快！

黄金龙 （不解地）仁兄，为何躲藏？

张定权 （指远处）贤弟，你看从石拱桥上过来的是哪一
个？

黄金龙 不正是那个周身霉气、人无大志的刘大贵吗？

张定权 刘大贵胸无大志，霉里霉气，进不了钱行，更登不
上官场，教一群放牛娃娃，低贱，低贱！

黄金龙 仁兄刘大贵虽是你我同窗学友，今日与他相比：真
是雷公打架——差天远啊！

张定权 对，不可再与他同桌共饮，以免扫我兴致！

黄金龙 以免有损你我身份！

张定权 哈哈哈哈！贤弟请！

黄金龙 哈哈哈哈！仁兄，请！

〔黄金龙、张定权进店。〕

张定权 （呼唤）老柳，老柳！

老 柳 （内应）客来！（上）啊，贵客，贵客，张师爷，黄司书，请上小楼雅坐。

张定权 且慢，老柳，你这酒店，每日多少生意？

老 柳 哦，小小酒店，本小利薄，每日生意，二两银子还是常有的。

张定权 今日店中有无客人？

老 柳 店门刚开，就你两位。

张定权 老柳，给你二两银子，包了你这小酒店。

老 柳 多蒙关照。

黄金龙 仁兄，怎的包了下来？

张定权 包了酒店，紧闭大门，就请刘大贵在店外闻闻美酒佳肴的香味好了。

黄金龙 高招！定权兄真不愧为县衙师爷！老柳，快把店门紧紧关上！

老 柳 不成，只有开门大吉，哪有闭门生财？

黄金龙 包了你的店，叫你闭门就闭门！

老 柳 遵命！遵命！

〔老柳无奈，忙关门。〕

张定权 老柳，你若乱开店门，小心扣你的包银。

老 柳 （无奈）老柳记住了。请！

张定权 贤弟，请！

黄金龙 仁兄，请！

〔老柳引客登楼就座，黄金龙、张定权点菜选酒。〕

老 柳 （呼唤）伙计！红烧肥鸡一碟，小炒腰花一盘，清蒸鲫鱼一屯，香芋扣肉一碗，老窖董酒一壶！

〔内应。冷场曲，老柳将两侧屏风挪至桌前，张定权、黄金龙在屏风后高谈阔论。老柳下楼，入厨房。〕

〔刘大贵上，见酒店门闭，四处无人。〕

刘大贵 （念）眼见张黄来沽饮，为何酒店紧闭门？（小锣）我，刘大贵，学馆教书先生。原与张定权、黄金龙同窗学友，如今他俩一个是钱庄司书，一个是县衙师爷，眼睛就长在额头上了。

〔张定权、黄金龙一阵笑声，刘大贵听在耳里。〕

刘大贵 嘿嘿，你们小看我教书为生，今天我偏要与你司书、师爷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拍门）老柳，老柳！

老 柳 （端酒菜上）那位敲门？对不起，今天小店由张师爷、黄司书包下了。若还开门要扣包银。

〔老柳送酒菜上楼复下楼。〕

刘大贵 啊！（旁白）让我来装老柳的那个老相好。（装女声）老鬼，是我来了，你也不开？

老 柳 （又急又喜）啊呀，是我的那个来了！这一——

刘大贵 （装女声）什么这这那那，老婆子是帮你送酒来了。

老 柳 你把酒坛从窗子递进来。

刘大贵 （装女声）窗子太高了！

老 柳 你把酒坛从狗洞里塞进来。

刘大贵 (装女声) 狗洞太小了！

老 柳 你……你明天送来好了。

刘大贵 (装女声) 呸！老鬼你心有包银没有情，我同你一刀两断！

老 柳 (急) 啊呀！断不得，我开门，我开门！

[老柳轻轻开门，刘大贵从老柳腋下溜进酒店。

老 柳 (四望无人) 咦，人呢？我的人？

刘大贵 你的人火冒三丈已气昏了！

老 柳 嘿！刘相公，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催魂！

刘大贵 我来讨你的喜酒喝。

老 柳 你讲梦话发神经！

刘大贵 老柳！（唱山歌逗趣）

树上斑鸠叫咕咕，

你无妻来她无夫，

两个都是半壶酒，

何不倒拢做一壶！

老 柳 (心喜) 你莫宣扬出去，免得人家取笑。

刘大贵 莫怕，老柳，快选个吉日良辰，拜堂成亲，我刘大贵给你写付大红对联！

老 柳 多谢！多谢！请厨下喝酒。

胡秀英 (内声) 刘大贵！刘大贵！

刘大贵 啊呀！我家娘子来了。

老 柳 真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哟！

刘大贵 老柳，快找个地方我躲一躲！

老 柳 躲个什么？

刘大贵 我那娘子讲：“酒是癫狂之药，醉了是祸害根苗”
我出门喝酒，要挨她扭耳朵的。

老 柳 啊哟，要挨扭耳朵呀！？莫急，大门我不开，让她
进不来。

胡秀英 （上）大贵，大贵！（唱五字腔）

大贵前面走，

秀英后面跟，

眨眼人不见，

（白）莫非上这酒楼，老柳，（拍门）

快开酒店门！

老 柳 你是哪一个？

胡秀英 我家大贵钻进你家酒坛没有？

老 柳 酒店大门还未开，他从哪里钻进来？

胡秀英 哦嘿，跑到那里去了？我家大贵每日教书劳累，喝
杯把酒，我胡秀英本无二话，不过俗话讲：“酒是
癫狂之药，也是祸害根苗，”他要出外喝醉，耽误
书馆学童，我就大不放心了。大贵呀大贵，我是敬
你护你爱你疼你，你倒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今天你
若上了这酒楼，小心扭脱你的耳朵！（呼唤）大
贵，大贵！（下）

〔刘大贵、老柳悄悄一笑。〕

〔黄金龙、张定权闻声走出张望。〕

黄金龙 啊，是刘大贵的美娘子，可惜呀可惜，好一朵鲜花
插在牛屎上！

张定权 我说她是刘大贵家母老虎！

黄金龙 母老虎？！哈哈哈哈！老柳，老柳！

〔张定权、黄金龙挪开屏风至两侧。

刘大贵 哦，楼上有人喊我老刘，老刘！（欲上楼）

老柳 且慢，他们要扣我的包银。

刘大贵 老柳，你放心。

〔刘大贵与老柳耳语，老柳频频点头，下而复上，取出酒杯筷子塞进刘大贵袖内。

黄金龙 老柳，老柳！

刘大贵 来了！

〔刘大贵上楼，老柳随后，黄金龙、张定权惊愕。

刘大贵 二位久等，小弟来迟，见谅，见谅。

张定权 啊，是大贵学友来了。刘相公，刚才我们呼叫老柳，并非叫你老刘。

刘大贵 没关系，你叫我老刘，我叫你老张，叫他老黄，倒亲热得多！来来来，小弟来迟，罚酒三杯。（斟酒）

黄金龙 （离座）老柳，你怎么让他闯进店来？

老柳 你们只说不准开门，没讲不准他跳墙呀！

张定权 这……（离座）

〔刘大贵已坐正中椅上。

刘大贵 老柳，拿个酒杯来！

〔张定权、黄金龙暗示老柳不准增添餐具。

老柳 （故意地）刘相公，酒杯没有了。

刘大贵 拿双筷子来。

老柳 筷子也没有了。

黄金龙 （故意地）你开什么酒店，多一个客人就缺筷子，

少酒杯！

张定权 老柳，你到东街买一双筷子再到西街买一个酒杯。
刘相公请一旁等候。老柳快去快回。

老 柳 遵命。

刘大贵 慢！且看我变个戏法。变、变、变！筷子酒杯摆桌面。

〔刘大贵从袖内取出酒杯、筷子。张定权、黄金龙目瞪口呆。〕

〔内唤：“老柳，老柳！”老柳下。〕

〔张定权拉黄金龙一旁耳语。〕

黄金龙 这……我有些耽心。

张定权 贤弟，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黄金龙 仁兄，刘大贵虽人无大志，可才学非浅。

张定权 你我同心协力，左右夹攻，定叫他一败涂地。

黄金龙 言之有理。

张定权 大贵学友，我等今日饮酒，可不比往日。

刘大贵 为何不比往日？

张定权 要吟诗作对。

黄金龙 对得上的不出酒钱。

张定权 对不上的出了酒钱还得学狗钻桌底！

刘大贵 哈哈、有趣，有趣，请问以何为题？

张定权 我以“一去一来，一去不来”为题。

刘大贵 小弟洗耳恭听。

张定权 你听了！（唱浪里白）

一来一去梁上燕，

一去不来弓上箭，

箭与燕，燕与箭，
胸无大志莫进店。

黄金龙 听了！（唱浪里白）

一去一来机上梭，
一去不来水上波，
波与梭，梭与波，
周身霉气莫上桌。

刘大贵 你们听了。（唱浪里白）

一去一来活人气，
一去不来死人气，
气气气，气气气，
狗眼看人人受气！

黄金龙 （怒）你——

张定权 （阻拦）刘贤弟，这气字太多不成诗。

刘大贵 气多了？喝它一杯解解气。（饮酒）

黄金龙 （狂妄地）听了！我来出上一对。

刘大贵 以何为题？

黄金龙 以“蒙蒙黑黑，明明白白，容容易易，难得难得”
为题。

张定权 贤弟请讲。

黄金龙 刘大贵，你好好听了..（唱诉板）

天上落雪蒙蒙黑黑，
雪落地面明明白白，
雪化成水容容易易，
水变成雪难得难得。

张定权 好！（唱诉板）

一块好墨蒙蒙黑黑，
写出字来明明白白，
墨写成字容容易易，
字变成墨难得难得。

刘大贵 你们听了！（唱诉板）

闭上眼睛蒙蒙黑黑，
睁开两眼明明白白，
知人知面容容易易，
知人知心难得难得。

〔张定权、黄金龙听后感到不是滋味，老柳端菜上。〕

老 柳 好！饮酒吟诗诗更美，吟诗饮酒酒更香。

张定权 老柳，闲话少讲。

黄金龙 小心扣你的包银！

老 柳 菜来！（将菜盘放置桌上）

张定权 好！我以桌上的菜为题，每人占一样要讲得快，答得快。

老 柳 以菜为题，我也来取乐取乐。

刘大贵 （关心地）老柳，你——

老 柳 以菜为题我输不了。

张定权 请听，我占葱。

黄金龙 我占蒜。

老 柳 我占韭菜。

刘大贵 剩下的白菜是我的。

张定权 好。（唱五字腔）

聪（葱）明伶俐子，

黄金龙 (接唱)

算(蒜)盘响叮当,

老柳 (接唱)

久(韭)欠不还钱,

刘大贵 (接唱)

白吃烂肚肠!

老柳 绝句, 绝句, 我老柳本小利薄, 百样不怕, 就怕白吃客。

张定权 老柳你休罗嗦。听我再来一首。“四四方方, 摆在中央, 来来往往”为题, 诗尾要扣上一句百家姓。

刘大贵 请讲, 请讲。

张定权 听了(唱六字诉板)

墨砚四四方方,
磨墨磨在中央,
毛笔来来往往,
写出“何吕施张”。

黄金龙 听我的,(唱六字诉板)

桌子四四方方,
盘碗摆在中央,
瓢羹来来往往,
舀出“雷贺倪汤。”

老柳 我来!(唱六字诉板)

磨架四四方方,
石磨摆在中央,
推磨来来往往,

磨出“柏水宴章”。

刘大贵 大家听了！（唱六字诉板）

厕所四四方方，

木板架在中央，

苍蝇来来往往，

撒出“酆鲍史唐”。

（白）张、黄二位请赏一赏。

张定权 太粗，太粗！

刘大贵 粗了罚酒一杯。（自斟自饮）

老 柳 （旁白）这刘大贵好巧！好妙！

〔幕内唤：“老柳”！老柳欲下。〕

刘大贵 老柳，喝一杯再走。

老 柳 多谢，多谢！（下）

刘大贵 今天我看是要谢张、黄二位贵客了。

黄金龙 （盛气凌人地）刘大贵，你且莫高兴得太早！

张定权 刘大贵，你再听了。

刘大贵 张师爷，你还有何绝招妙句？

张定权 这次以“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两边站”为题。

刘大贵 请讲！

张定权 听了！（唱六字诉板）

天上飞的凤凰，

地下走的绵羊，

桌上摆的文章，

两旁站的梅香。

黄金龙 （唱六字诉板）

天上飞的斑鸠，
地上走的水牛，
桌上摆的春秋，
两旁站的丫头。

[张定权、黄金龙站起催刘大贵。]

张定权 快讲！

黄金龙 快讲！

刘大贵 听了。（唱六字诉板）

天上飞的鹞子，
地下走的豹子，
桌上摆的火子，
两旁站的小子。

[刘大贵指桌上的火锅及左右坐的黄金龙、张定权。]

黄金龙 （气怒）子字太多，子字太多。

张定权 （气）不成文，不成文。

刘大贵 有解，有解。

黄金龙 怎样解法？

刘大贵 天上飞的鹞子，吃了你们的斑鸠凤凰，地下走的豹子，咬了你们的水牛绵羊，桌上摆的火子，烧了你们的春秋文章，两旁站的小子，娶了你们的丫头梅香。哈哈哈哈哈。（饮酒）

黄金龙 刘大贵，你莫得意忘形。

刘大贵 黄司书有何见教

[黄金龙与张定权耳语。]

黄金龙 你是教看牛娃仔的先生，我给你讲字对。